

传奇小镇达沃斯

杨海泉

上图 美丽的达沃斯小镇。 本报记者 杨海泉摄
下图 达沃斯滑雪场吸引了大量专业选手和爱好者。(资料图片)

瑞士达沃斯因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永久会址而闻名于世。

小镇地处瑞士东南部靠近瑞士奥地利边境的阿尔卑斯山区,坐落于一条17公里长的山谷内,面积约284平方千米,常住人口约1.3万,通用语言为德语。当地海拔1529米,是阿尔卑斯山系海拔最高的小镇。

达沃斯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资源,集旅游休闲度假、医疗保健休养、冰雪运动及国际会议等功能于一身,是瑞士历史悠久的景观胜地。这里树木葱茏、植被茂盛、气候宜人、空气清新,古老街市与现代建筑交相辉映。冬季的达沃斯尤其迷人,在皑皑雪山的衬托映照之下,四处银装素裹,一派雪国风光。在达沃斯街上,冰雪及户外运动用品店密布,携带各种装备的滑雪和登山爱好者穿梭其间,使小镇充满活力。

达沃斯起初是因空气质量出名的。由于海拔相对较高,四周又被密林环绕,这里的空气干爽清新,对身体很有益处,因而在19世纪时,达沃斯即成为肺病患者的绝佳

疗养地。

如今,一度遍布全镇的肺结核疗养院大多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大量酒店,每年有大量国际会议在这里举行。可以说,从一开始,优越的自然环境就帮助达沃斯奠定了很好的产业基础。

达沃斯的另一个资源禀赋优势是冰雪产业。自20世纪起,达沃斯就成为国际冰雪运动中心之一。这里拥有欧洲最大的高山滑雪场、天然滑冰场和高水平冰雪体育馆,以及世界一流的雪橇道、滑雪索道,是世界十大滑雪胜地之一。

真正让传奇小镇达沃斯名扬全球的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

1971年,首届欧洲管理研讨会在达沃斯召开,之后更名为欧洲管理论坛,1987年再次更名为世界经济论坛,并在达沃斯首次举办年会。此后,论坛年会每年1月底至2月初在达沃斯举行,达沃斯论坛的称号由此而来。经过几十年的运营,论坛年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

每年论坛年会期间,达沃斯都会吸引

来自世界各地的政商界精英和重量级人物。街上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一派节日盛典气象。论坛年会活动密集,演讲会、研讨会、新闻发布会、招待会和餐叙会接连不断,从凌晨到深夜,随时都能看到为“赶场”而四处奔波的参会者与记者。

在这段时间里,当地酒店和家庭小旅馆房价飞涨,但依旧抢手。核心区的酒店客房更是一床难求,很多参会者和记者只能住在距离达沃斯几十公里以外的地方,每天往返于住地和会场,披星戴月,早出晚归。直至论坛年会结束,一切如大戏散场,达沃斯又回归平静。

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年复一年,达沃斯在不知不觉中与论坛年会融为一体。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达沃斯论坛和斯宾格勒杯冰球赛等活动被迫取消,达沃斯经济受到重创,酒店、餐饮、零售、旅游和冰雪运动产业等均蒙受巨大损失。没有了论坛年会和冰球赛的达沃斯陷入了沉寂。不过,当地人依然很乐观。很多人坚信,一两届论坛年会的取消不会让达沃斯走向衰落。

从经济角度来看,达沃斯的发展之路颇具启示意义。1850年以前,这里只是一个贫穷偏远的乡村,到1900年就成为著名山地疗养和旅游胜地。论坛年会产生了“达沃斯经济效应”,堪称达沃斯乃至整个瑞士的“印钞机”。据世界经济论坛统计,论坛年会可为达沃斯当地经济创造约4500万瑞士法郎(约合4945万美元)效益,给瑞士带来的整体经济效益约为7500万瑞士法郎(约合8241万美元)。论坛年会拉动了当地旅游、餐饮、酒店和零售业,很多小镇本地及周边居民都靠论坛年会“吃饭”,他们为论坛年会提供各类服务,赚得盆满钵满。此外,论坛年会还给瑞士带来了全世界的关注,产生了难以用金钱衡量的隐形价值。

不过,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达沃斯的“论坛年会依赖症”值得深思。即使没有疫情,达沃斯的产业格局亦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点。店铺也好、酒店也罢,大多旺季时“高不可攀”,淡季时却只能勉强维持。如此冰火两重天,显然是小镇需要认真应对的短板。

中国是茶的故乡。在历史上,中国的茶叶和丝绸等商品通过丝绸之路走向世界,这条路也成了连通中国与世界的和平之路、文明之路。

实际上,在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史中,丝绸之路是最著名的,却不是唯一的。比如,中俄万里茶道。

从长江沿岸的武汉汉口出发,经河南、山西等省,过边境小镇恰克图,经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再到莫斯科、圣彼得堡,一直延伸至西欧——在这条长达1.3万公里的线路上,商人们来来往往,将茶叶等带到欧洲,又从欧洲运回其他商品。

万里商道上的茶叶贸易起源于17世纪,发展于18世纪,于19世纪达到顶峰。两个多世纪中,中国茶叶销量几乎每20年翻一番,这条商道也被誉为连通中俄两国的“世纪动脉”。

通过万里茶道远道而来的中国茶叶的意义远不止一片东方“叶子”那么简单。

这片东方“叶子”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18世纪前后,有俄国商人在日记中写道:“茶叶是我们与中国的贸易中不可或缺的产品。我们习惯了中国的茶,我们不能放弃这个习惯。”

俄国民众不分阶层和职业,都喜欢喝茶,且喝茶具有一定的仪式感。普希金、托

尔斯泰的文学作品中均描述过当时人们饮用中国茶的情景。在各阶层中,商人饮茶方式很有代表性:桌上放置一个大肚茶炊,茶炊上是一个精致的瓷茶壶,茶中可以加糖、柠檬或者奶油;喝茶还要有坚果、蜂蜜和水果等茶点相伴;最重要的是要多人共饮,少到数人、多到数十人,品的是茶,也是氛围。

从地域看,最喜欢喝茶的要数莫斯科人。据称,他们消耗了俄国茶叶总进口量的60%。据不完全统计,19世纪40年代,莫斯科有100多家专门的茶馆,另有300多家店铺供应茶饮,数量远超彼时的首都圣彼得堡。莫斯科人不仅早上喝、中午喝,午后4点还要品下午茶。每到这个时候,街边的房间里茶炊沸腾,茶馆里茶客爆满。甚至有谚语说: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

这片东方“叶子”带来了新的文化内涵。

李春辉

东方“叶子”香飘万里

茶对俄国的影响直观反映在语言上。俄语中“茶”一词来源于汉语,读音非常接近。随着中国茶的到来,中国文化的其他元素也来到了俄罗斯,比如,凉亭、茶馆就出现在皇家宫殿中。很多俄罗斯贵族被中国风吸引。中式书房、彩绘屏风和瓷瓶已成为贵族客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片东方“叶子”带来了新的财富。俄中茶叶贸易蓬勃发展带动了商道沿途城镇的发展。马克思在《俄国对华贸易》中写道:在恰克图,中国方面提供的主要商品是茶叶。正是由于她,最初不起眼小镇恰克图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变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城市,以至于在欧洲和俄罗斯,它被称为“沙漠威尼斯”。

在繁荣了近200年后,如今,这条商道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东方“叶子”魅力不减。

今天的俄罗斯人仍然喜欢喝中国茶。

数据显示,目前俄罗斯人每年消费约14万吨茶,而中国茶正是俄民众最喜欢的茶之一。尽管遭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2020年仍有1.47万吨茶叶从中国出口到俄罗斯,这一数量甚至超过疫情前的水平。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欧亚大陆得到越来越多国家支持,这条万里茶道也正逐渐被现代人们重新认知。它不仅是连接中外的贸易走廊,更是值得被铭记的历史遗产。2019年3月22日,中国国家文物局正式同意将“万里茶道”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为保护共有的历史遗产,中俄蒙三国支持建立万里茶道国际旅游品牌,积极开发与之相关的旅游线路。

中俄万里茶道是两国贸易关系和人文交流的重要见证,它的存在将进一步促进中俄各方面交流,成为两国世代友好的历史见证。

鸟城赏鸟

杨国章

说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是一座“鸟城”,大体上是不会错的。在这座被原始森林包围的、绿地占一半面积的城市,生活着100多种鸟类。仅以数量论,卢布尔雅那的鸟想必不会比城市居民少。

观鸟要去有水的地方,听鸟则要去有山的地方。在卢布尔雅那赏鸟,既可以观,也可以听。

蒂沃利公园的池塘,是观察野鸭和水鸡生活日常的绝佳场所。冬末春初的早上,你能看到雌鸭单脚站立在池边圆木上,把头埋进翅膀中休憩,雄鸭则在一旁默默地守候。圆木的另一头,一只乌龟正迎着暖日,昂首默立,探寻春的气息。池塘中间,顽皮的野鸭们一会从水面腾空而起,一会又俯冲入水,激起一阵阵水花。

如果要看天鹅,可以去科塞泽村的池塘。在那里生活的一对白天鹅,已经习惯了每天络绎不绝的游客。它们经常会到岸上的草地漫步;也经常浮在池塘边,把长长的脖子钻入水中觅食;还时常在水面来回游弋,一副悠闲自得、超然物外的神态。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形影不离,有秀不完的恩爱。

卢布尔雅那河也是观赏海鸥、燕子、苍鹭和翠鸟的好去处。海鸥们每日在河上来回“巡视”。有时,上百只海鸥在河上空来回盘旋,又忽而纷纷降落在河面上鸣叫,仿

佛在进行盛大的聚会。它们有时与乌鸦在空中凶狠追逐,相互争斗;有时又三三两两地在河边草地上安静站立,与乌鸦、天鹅、野鸭、河狸和平相处。乌云压城时,燕子会从郊外飞到城中的卢布尔雅那河上。它们轻盈敏捷、灵动欢快的身姿,让人的心情也跟着愉悦起来。苍鹭和翠鸟是非常低调的鸟儿,它们一个常常静立于水边的石头上,另一个则偏爱“躲猫猫”,不露身形,不动声色。

去河边散步、赏鸟,最好的时间是傍晚,须得从白日的繁忙中抽出身,心无俗务,神色恬静,才适合漫游。天际云霞、山边落日、河面风光、桥上行人,人物与风景和谐如画。

生活在水上的鸟类,似乎更善于飞翔,且不吝于展示优美的身姿。而山中之鸟往往不喜欢抛头露面,但却拥有美妙的歌喉,乐于啼啼啾啾。

听鸟最好是去城堡山、罗日尼克山或戈洛韦茨山,倘伴在树木的海洋中,一边深呼吸,一边聆听山鸟的歌唱。一会儿传来大山雀婉转悠扬的歌声,一会儿传来冬鸫清脆悦耳的啼鸣,一会儿传来夜莺动听醉人的吟唱,一会儿传来苍头燕雀轻快明亮的呼叫。还有云雀、画眉、知更鸟、山雀、乌鸦……它们的歌声各有特点,或独自高歌,或互相唱和。那美妙的歌声随风而起,又

随风而去,穿透密林,又余音环绕。

《河利世系》中说,“没有飞鸟的住房,犹如没有调味的牛肉”。住在卢布尔雅那,哪里用得着担心没有飞鸟呢?如果你有心赏鸟,家就是最好的观景台。

不用说那些居住在山里、海上的稀罕鸟类偶尔会光顾你的院子,就单单这些生活在城中的乌鸦、喜鹊、鸽子、斑鸠、麻雀等,就能带给你许多惊喜和乐趣。它们会频繁地拜访你的院落,悠闲地停留在屋檐上,安静地栖息在果树上,甚至潜入你的菜地和瓜棚。无数个清晨,是它们欢快的歌声把你叫醒。你会很快熟悉它们的声音,以至于躺在家里的沙发上,就能知道是哪位高邻在啼叫,远还是近,飞还是止,乐还是悲。你的孩子可能会高兴地模仿它们的叫声,而鸟儿们也乐于唱和。对于你在秋冬时为它们“特意”保留在树上的梨、苹果、李子和柿子,它们也一定会尽情地享用,毫不客气。

有人说,生活是天籁,需要凝神静听。笔者倒觉得,生活更像山丘,绵延起伏、细水长流。赏鸟也好,生活也罢,还是随性一些的好。正所谓“芳草无人花自落,春山一路鸟空啼”,这正是笔者最喜欢的生活态度。

闲情

本版编辑 韩叙美 编 丑子登